序

送歸彥温赴河西廉使序

河西本匈奴昆耶休屠王之地三代之時不通於中國漢始取而有之置五郡其間自李唐以來拓跋氏乃王其地號為西夏至於遼宋日事戰伐故其民多武勇而少文理然以予觀之予家合淝之戍一軍皆夏人之面多黎墨善騎射有長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質直而上義平居相與雖異姓如親姻凡有所得雖簞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之之間有無相共有餘即以與人無即以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百斛之粟數千百緡之錢可一語而致具也歲時往來以相勞問少長相坐以齒不以爵數

壽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諧醉即相與道其鄉鄰親戚各相持涕泣以為常予初以為此異鄉相親乃示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莫不皆然其異姓之人乃如此則其親姻可知矣宜其民皆親上死長而以彈丸黑子之地抗二大國傳世五六百年而後亡非偶然也自數十年來吾夏人之居合淝者老者皆已亡少者皆已長其習日以異其俗日不同少貴長賤則少傲其長兄強弟弱則兄棄其弟臨小利害不翅毫髮則親戚相賊害如仇讐予猶疑江淮之土薄而人之生長於此者亦因以變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今亦莫不皆然其於親姻如此則異姓之人可知也夫夏小國也際時分裂而禹武必不能篤於所教而區區遠方教之亦未必合於先王之法及國家受天命一海內收其兵甲而摩以仁柔養之以學校而誘之以利祿今百餘年於茲絃誦之声內自京師達於海徼其教亦云至矣而俗迺日降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我祖宗之置肅政廉訪司於天下大要以風俗為先而其職以學校為重故世謂之風憲是得先王為治之意也故嘗選任尊官非道德爵位出乎庶僚者不得與是選所以為民表也今皇帝用嵬名公為御史大夫公乃歷選朝著盡拔諸名臣為廉訪使而無歸君彥溫以樞密院判官而為河西君少擢科目能古文辭有大節由國子博士五轉而遷是官今為廉使於夏必能興學施教以澤吾夏人吾夏人聞朝廷以儒臣為尊官以蒞已必能勸於學以服君之化風俗必當丕變以復於古其異姓相與如親姻如國初時如余所云者矣

故道吾夏上俗以塑吾婦君焉

送月彥明經歷赴行都水監序

中國之水賴禹治之而[illegible]為患至今未已者何也河失禹之道而治河者不以禹之所治治之也蓋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中國其性勁悍若人性之有強力其來也甚遠而其汴中國也為甚下又若建瓴水於峻宇之上則其所難治也固且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執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邳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寫而其力之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其受患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河之大有所寫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為患者千數百年或者以謂王景隄防之力及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々之大無所寫而力無所分景以尋文之防而捍猶螳螂之駕而可以捍大車之奔吾不信也惟河之委既多大有所寫而力又有所分景之隄防特以捍漸水之衍溢者耳比趙宋時河又南決至於南渡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惟而漢之故道又失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寫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無

異余嘗以為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然河天下之獨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穹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河之行於地方也數十年而河徙千乘自漢而後千數百年而河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难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始二百年而河旋北迺其勢然非有他說也比者河北破金堤輸豐沛曹鄆諸郡大受其害天子哀民之墊溺迺疏柳河欲引之南工不就又遣平章政事嵬名公御史中丞李公及禮部尚書泰不花公沉雨珪有邸及白馬而祀之河之患不已乃會諸老臣集議治河者諸老臣無能言

說獨尚書泰不華公以為當濬河棄道復引河以入彭城而待制楊梓人力以為棄道不可濬設使濬之而河未必能入廟堂無所從遣都水使者相其便害或者以為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畜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迺置都水分監以任其事選朝臣之知水者為都水而吾同年月君彥明為元幕將行以問於余余不知河事者雖然諺有之曰不習為吏眡已成事以事已成者為君言則古所以治河者可見也今河惟不反故道則其勢可障而排之使南使反於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海則国家將無水患千餘年如東都與唐之時乎今禹之九河既不可復考而河亦不復德棣之間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泯可尋究如縷河之道是將

大有所寫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扼其勢而使之橫潰為吾民害也今夫庙堂之議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其係於朝廷甚重余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可以河也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〻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余特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特一人之私言也朝廷方事隄防固無事此迺以彥明言者似迂遠而不切也萬一隄防不足以禦河則余之言或有時而驗焉故為之叙

送樊時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國家置都水庸田使於江南本以為民而賦稅為之後往使者昧於本末之義民嘗以旱告率拒之不受而盡征其租入比又以水告復逮繫告者而以為姦治之其心以為官為都水而民有水旱之患如我何於是吳越之人咻然相譁以為厲已令天子問民所苦迺以為民實水非姦[illegible]亟逐使者破械縱民而以聞上朝議乃歷選公卿有學術知大體者為之使而吾樊君時中以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而遷是職自君之來官僚叶和吏畏民服政以大行命下之日無不相視嗟咨以惜其去獨其友余闕躍然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矣況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有持其產為酒食予人〻皆望而去之其窮而無告甚於前世益遠矣其可重困之今而得賢使者以蒞之修其溝澮相

其作息不幸而有水旱之灾則哀矜而為之所民之窮者其少瘳矣乎今之木之實繁者其技披其本疏者其幹拔況於國與民乎哉故善樹木者簡其實而厚其本善為國者疏其賦而厚其民理之較然者也時中慷慨有大志臨大事果毅不擇利害而為之今其行也其能有以大慰吳越之民望以副朝廷之倚注也必矣二月初吉式發鄂城卉木繁盛賓僚具在各為詩以稱美之予故首序焉

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人為之凡百餘年間未嘗一歲無兵革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三家之在當時貴不過通判顯者或至知縣與府族亦未甚大也皇元受命也畏兵革休養元元民既富庶矣而又修礼樂定治具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孝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纍纍有焉當宋季時諸武臣之富貴眡三家篾如也而百餘年之後惟儒家子入為弟子出為人師隨其才之大小皆有聞於時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范氏世多聞人立中尤通敏由郡直文學為襄陽教諭宋亡時蜀流寓之士多在江漢意必有老成典刑人也有老成典刑人與之遊立中此行將大有得范氏之後有大顯者必立中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李克復總管赴贛州詩序

仁皇帝即位録懷来功致高位者無慮数十百人獨韓國李公以甘盤之舊為家顯位平章総百度君臣一德鋭精治古而韓公相業見称於天下後世者設科取士其家也元統初余忝論薦計偕如京師與諸同年求韓公子孫得今伯徵太常相往来又識克復屯田於京師比来佐泗州而君復為泗州屯田提舉日與君處念天下士所以復見前代賓興之盛者由韓公士不及見韓公見屯田不其猶見韓公乎且與太常同年忝使納礼故以太常之事君者事君朔月歳時必從諸僚友造君第君暇亦輕裘緩帶以一小吏持馬過我々必為之傾盖而後去君色嚴而氣和有斈而知体坐終日屹然於先朝人物故實無不熟而知聽其言亹々如環之無端坐客無能置一辞也去年秋既書滿宰相以君有門閥且久更事非散地所宜處奏為贛州路総管州之長貳及諸屯田與九州之人往賀君闕在次舉琖拜君言曰仁皇帝之文德入人也深天下不忘仁皇帝必及於韓公朝廷録勲舊家首言君斯文之興可俟矣請以為天下賀又曰韓公能以道術昌其家君兄弟能保功名以有光於韓公致中二千石請以賀君又言江之西文教之盛者曰吉曰贛多士彬々焉人之所以厲於斈科目之興也於韓公之始而厲於斈獨不於韓公之季以治哉贛雖号难治君處之余知其為易也請以賀於是程泗州賦詩四韻坐客人士皆為詩以道其行使書吾説以為引

揚君顯民詩集序

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

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者得入臺閣共筆劄累日積月皆可以致通顯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材緼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譬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是可惜也夫士惟不得用於世則多致力於文字之間以為不朽而文辭者有幸有不幸者至於老而無所用矣而其文又遂泯不顯是又可哀也比年大江之南山林之士有挾其文藝遊上国而遇知於當世士之彈冠而起者相踵京師大官之家皆有其客而週知於當世者亦比々有之若豫章揚显民者抱其才蘊不屑於科目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當士群起而有遇之時而又終不肯一出以干時取譽是其中必有所負而然也予雖不識顯民然聞其人力本而操行通古今之務江南之士漸其澤而有名作甚衆其弟子之登科目仕州縣者亦能以政稱其家固貧而年又將老迺日蕭然吟咏以自樂無少怨怒不平之氣其殆古有道之士耶余讀而愛之其弟子涂頴持其所謂水北小房集者来京師將刻之以傳於世余為題其首使後知顯民南州之士有所負者也是蓋有道之士也

貢泰父文集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

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為迂者亦聖賢以為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輙去京師天下声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父泰父故李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遊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為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父為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即與聚盍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即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乱賢否畜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即聯鑣過市擾鞍談謔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相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在

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国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為常然而小夫賤隷亦皆以儒為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為也因翺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皆無所遇予既歸淮南泰父亦以親嫌辭官歸除黜推官不相見者為最久去年大原賀君為丞相蒐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父之治為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名為應奉余適入朝為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泰父鬚髮皆白而泰父銳然面紅白如薔出其別後所為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為泰父真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

樹卓人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孝且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得蓋不能尔然則吾泰父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果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為也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与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

送葛元哲序

文者物之成章者也在天而為三辰在地而為川岳其在人若堯舜之治化孔孟之道德仲由之政冉求之藝一言謂之文今持以言辭之精為文者夫言之精莫精於周孔子二聖人之於言豈有求其精而然哉而其文何其

著晏其爵也其楊雄言馬相如韓子歐陽子始號為工於文者彼其於周公孔子之文非不欲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以求其精而卒不能至焉瀟灑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蓋有所不暇然味其言淵然而深雄然而厚睟然而醇使得列於聖門雖顏子曾子將不能過則夫言之精者又若不待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以求至於聖人而後賢此無他聖賢道德之光積中而發外故其言不朔其精而自精壁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葩華毛羽極人之智巧所不能為亦自然耳故學於聖人之道則得聖人之言學於聖人之言則非惟不得其道并所謂言者不能至矣金谿葛元喆舊以文章名江南既擢

弟其文又傳於京師衆謂元結之文宜為天子粉飾太平鋪張鴻業以傳於後世會有守宰之選遂以為興化録事余知元結終以文選非久於外者也於其別也故与之論文

送許員瞻序

余讀周易之謙未嘗不掩卷而歎曰聖人待小人之心一何如是其至也夫陽君子也陰小人也小人盛則干君子故陰至三則厥君子盛亦未嘗不下小人故陽至三則謙謙虚也陽本實而云虚者不自滿假故屈而下於陰也是謙以下為德者也初而謙之下而又下者也二則浸以上矣故以鳴謙鳴者以言謙厚之至也厚之至而民鳥有勞者以功謙者也以功而謙厚之至而民鳥有不服者乎故三之辭曰勞謙君子有終謙而民既服君子之道終矣謙既終民既服進而之四何施而不可聖人心猶以為吾之待小人者未之厚也又自反而撝謙故四之辭曰無不利撝謙其德已厚其謙已撝進而之五而小人者之終不可以化入也於是乎有侵伐之師故五之辭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不富以鄰德之盛也利用侵伐順之至也聖人之待小人至是可謂尽心焉耳矣昔者禹征有苗七民逆命益之贊禹惟在於謙禹遂有舞干之舉此其所謂撝謙也謙猶格則其侵伐者禹終得而已乎哉祖宗受命汎掃六合以有堯舜所未有之天下聖天子紹承熙洽愛民猶子堯舜之仁不是過也頃者盜起海隅剽民財犯官漕其罪可誅而區区赤子又特一將校之力所能舉迺不以為罪止於招諭盜又止我省臣以求降此尤

可誅也而亦從其請且曰德不下宣此吏之罪遂盡變易
並海之為宣慰及其郡縣之官選能當其任者得三十八
人親御便為給符傳而諭遣之嗚呼此所謂無不利撝謙
而禹之所以待苗民者也三十八人之中天台許君具瞻
當治鄞具瞻余同年進士也其行端潔其材勇以幹前知
武義時攝金華縣事武義之民群訴憲府請還君金華之
民亦群訴於憲府留君不欲其去其得民如此可謂稱茲
選矣故余為道聖天子愛民之深與夫所用具瞻者如此
非惟勉具瞻亦以告夫民也

贈刑部掾史鎦彥通使還京序

舒岸大江為城北走英潁南直番歙西通黃蘄湘漢鄂岳
東距鳩巢所謂四通八達之地也自之興所在從亂舒介
其間而獨徇義乘節不與之共戴天故群盜環攻之舒亦
不少屈撓日治矜戟弓矢以與之相格鬬益大至則男操
兵婦給餉童子負瓦石空巷乘城與之決戰如是者今五
年其勞如此故其富者日貧而貧者日死以耗入其市廛
里蕭然邇其野榛莽沒人不見行跡至其館簠簋不治餼
牽不具委積不充使者之道此怒而去者往往有焉其以
公事來者多眡賂以為喜慍喜為春溫慍為秋凜或怒而
去則民相與踧踖曰禍其始此耳不甘食安處者累月而
未寧逮無事迺已浚儀鎦君彥通為秋官掾亦以事來居
郡浮畜每食蔬一器飯一盂饋之殆羞則辭賚之財則艴
然以怒持節至軍中勇者執手以勉之創者涕泣以勞之
其居此特久而民愛之如始至惟恐其去已也傳曰有功

而見之則說也君重其民情而閔其勞民之說也亦其宜也臨川毛順孫受君尤至與士大夫賦詩以美之余故處合淝知君為掾廉而有能以為士之美君者非譽也故序而冠諸其首

為高士方壺子歸信州序

堯舜之時以幽并為朔易元興舉堯舜未有之天下而一之而幽并始為土中以為四方之極然其地去荊揚數千里而氣苦寒而多風非其土著至則手戰而足裂其屋處服食異用絺葛果茗魚鱐之物不能以易致皆性之所不便故南方之人其至者恒少非為名與利無從而至焉又況浮圖老子之徒以遺外世俗為道其於名與利蓋有所不肖故其至者尤少或至焉者則亦名利之人也高士方壺子至正中至自信州余始遇之以為名利之人也徐與往來見其氣泊然其貌充然人與之譚當世之事則俛而不荅獨其性好畫人以礼求之始為出其一二皆蕭散非世人所能及嘗為余言太行者天下之脊而屋庸虎北者天下之岩險也其雄傑奇麗非江南之所有天府之藏王公鉅人之所有皆古之名畫余所頗見者今皆見之而有以慊吾志充吾之所操吾非若世俗者區區而至也余曰賢哉方壺其古所謂善操技者與夫輪扁之為斲知斲之為美不知有王公之貴知斲之為得不知有晉楚之富故其為技也古今之善斲者莫加焉今子幾於是矣其有不繫於古者耶吾黨之學者苟遷於物其尚能望子耶於其行也相率為詩以贈之

聚魁堂詩序

安慶郡文學秦宗德持其友人豫章嚴撰書來請曰去年丙申江西行中書之鄉試也臨江貢士有曾魯者偕其友廬陵解蒙高飛鳳劉倩玉俱就試寓止同舍往还復同舟而載拆號四人者俱在甲乙選列捷報至高與劉解乃留魯家鄉人因名曾氏之館曰聚魁堂云璞與魯姻婭也復率大夫士之能文辭者賦詩美之謂宗德常獲私於公書來請序願勿辭將以為榮焉余曰科目取士吾嘗司文衡於中外矣退而攷其所得父子同榜者有之兄弟聯名者有之師生俱在選者有之若同志同升鮮有聞如曾魯者也其理似不偶然豈有數存其間耶然不足泥也余惟愛魯之交友得人而人之與魯交能登科目發身也由此而升以行道以致君以澤民將無不可吾意四方者亦嘗彈冠相慶矣則親朋賦詩以志喜也固宜宗德曰斯言甚善請書以為序

送李宗泰序

淮東南西北道之地其民忠而能守国者三郡曰廬壽舒自之興壽守先治戰備與民為守至輙敗然不能保其近地民無耕收而長淮之餉道又絕以致父子相食而後潰廬大郡其南沮澤之地大而有名者三十六俗名之曰圍地廣而足耕而守與將才下余嘗識之凡其日之所營夜之所思非宴樂之事則掊克之政也民有持耒耜於門者則曰名使奪而辱之民飢以死城大而不能守乃歛四境鄉兵以守之又無以食以賦富者大都剽吏殺人而莫之

禁至以其兵去之城遂陷余至舒時国門之外數十里之地皆盜棚也幸戰而勝乃為攘剔旁近之地令民耕之築壘以護其作役其不能耕者時節与之繕城隍修予戟而又明其政刑平其賦歛治其爭訟朞月而頓張今民之勇者無敢譁弱者無所悵如承平特然惟教民之術有未治耳方將與學士修其庠舍共講唐虞治道夫人性命之說則禍亂有不足定者若姑孰李宗秦志學而行端又吾所當延而礼之者也而力不足宗秦族人陷在姑孰者聞多自拔於宣將往来之又義之所不敢止者姑序吾懷而與之別

藏乘法疏後序 續增

天下之書博者未嘗無要法五聲十二管可以盡天下之音聲十干十二支可以盡天下之甲子象形指事轉註諧聲會意假借可以盡天下之文字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充之而不窮合之而不遺知者創物其有功於世類如此佛氏有法疏書會萃名義而藏十二部之理無不在誠要法也西菴遂公罷講遊方二十年歸乃取而脩訂之補其所未備白其所未明去其所未安明性相析機宜刊定名體目曰藏乘法疏濡須有道之士文公無學以衣資若干貫刻之板以惠四方昔邵子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衍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盡事物無窮之變其文博其義富蔡西山撮其機括為指要一編其有功於邵子大矣遂公之書是亦大藏之指要與余讀傳燈婆子請趙州轉經繞禪床一市云轉經已婆云只轉得半歲半歲全藏姑置

勿問五千四十八卷一周行頃何爲而轉之此父西菴不
傳之妙因書之卷末在學者所自得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四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五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書

上賀丞相書

闕以微才叨蒙柬拔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居大有爲之位此誠千載一遇之會切欲奔走左右以効微勞以報知遇之萬一特事親日短烏鳥情切急急謀歸而閤下眷願之恩筆舌莫既南至金華不勝依恋因念下之報上不限遠邇苟有尺寸之功即事左右之道撫間彫瘵屏除姦貪所按郡縣粗見條理特以上無知己即懼謗議老親衰病旋棄諸孤煢煢廬次又遭俶擾墨衰從役辛苦萬狀嘗切痛恨以爲當賢者擯棄之時乃有天步艱難之事仰天號痛譬猶中流遇風波無所維楫私心自分惟有與城俱

斃而已仰荷天休偶全性命且聞閤下爲時一出董師淮南其喜何可云喻也瞻望前茅爲日已久比聞旌節已渡大河限於守城不能親詣轅門以聽約束今遣縣尹陳秉德迎迓馬首事上常禮僭易塵瀆伏計不拒部內地圖就用呈上盜之賊勢可見大端小邑城郭不完方議修築去年飢饉不能進兵今冬欲調各縣義兵掃除餘孽二者非有錢粮不能成功倘朝廷饋餉有餘乞撥粮數萬石鈔五七萬定或者犬馬之力少得展布部內之地可以澄清外有區區之請世祖之取江南或日中未食或中夜以興艱難混一非偶然而致也國家經費太半仰之非砂磧不毛郡縣之所比也今者不幸半淪於盜切計以爲江南不定中原殆難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伏願廣忠集思勉圖大業以作穆穆迓衡而用兵之道所以驅人赴湯蹈火無賞無罰火難集事仰瞻光範多所欲言粗陳其大者如此因布區區伏望垂鑒

上賀丞相書

前聞云蠡縣已至廣陵遣縣尹陳秉德迎迓想徹崇嚴比日翔氣應祥雪瑞屢至伏計天聲所振遠迩畏懷神介動履多福下情良慰小邑借庇粗守今歲賊人三次見攻皆已克捷但所部縣分民寨多爲殘破止存懷寧潛山兩縣百姓賊勢燄燄將及於此城中軍壯四千精銳者不滿千人僅能城守不敢抽撤若此二縣民寨不守孤城亦危孤城倘危則淮西之地盡爲盜有長江之險誰與控制古人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

即自爲解今南方賊以蘄黃爲之首往時朝廷太不花平章攻其北卜顏不花攻其西卜顏帖木兒平章蛮子海牙中丞攻其東賊勢大窘將就擒滅忽調卜顏不花軍入安豐蛮子海牙軍之格溪救廬州而太不花平章亦還河南往夏止存卜顏帖木兒孤軍駐劄蘭溪已致盜勢復振武昌隨陷沿江諸成聞風皆潰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亦由人謀不臧以至此耳今聞河南之兵已至黃州以孤軍而討群盜恐未易定妄意以爲卜顏帖木兒蛮子海牙二枝軍馬先係蘄黃收捕軍數正在大人節制之內今二軍收捕江東〻〻爲尋常蘄黃乃腹心之疾一軍之中得抽勇銳者如王達中萬戶胡伯顏同知使之由望江登岸勦捕而西餘軍留取江東如此則不惟可以救援安慶蘄黃勢分似亦易破南賊平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若二軍或不用抽撤麾下兵多切望垂念淮西之地止有此城急調精銳三五千人量與錢粮賞犒與本路兵一同勦捕望江宿松之盜亦策之善也自非窘迫不敢僭易干瀆伏冀垂察

再上賀丞相書

前聞斧鉞出鎮淮南兩遣屬吏詣謁前茅皆至廣陵道阻而还近承台劄伏審六纛已至耿山降附踵至室家相慶以爲有穆〻迓衡之望其爲欣慰何可云喻茲遣懷寧縣達魯花赤亦速甫賫狀前詣轅門呈報兼有晉見上塵台听切以爲淮南之敵今有兩枝一枝在濠一枝在蘄擒必先擒其首余當自定今庐州安豐別無官軍似难下手惟蘄黃乃有可攻之機近日潛山縣報蘄其偽官吳右丞投

降大軍攻破沿江諸寨昨日郡人自賊中逃來云白水包家富義丁攻蘄水甚急白水諸寨萬戶陳漢所部也西兵既進如東首得一軍乘機併進寇必难支所索王建中胡伯顏等正係節制之內軍馬今宣城已降姑孰猶疥癬即目文有阿魯灰平章收捕之軍得一鈞帖調來共攻望江宿松蘄黃之寇東西受敵決然可定蘄黃既定可以合兵東定庐州安豐更得一重臣監軍多與錢粮建中伯顏等許以優加名爵則無不盡力淮南有可平之望萬若或无人可委江西省完者帖木郎中亦可統率謬計如此不知尊意以為何如此外又有私請城守之急錢粮功賞二者而已自兵起之初大郡皆陝安慶以蕞尔孤城如寸草以當疾風賴國洪休上下無饑至今日某誠不佞斯亦人所難能也今倉廩匱乏錢粮不充所上戰功又以朝廷遠不得准報今幸閣下照臨其地若麾下錢粮有餘曲為接濟城治可安所舉有功皆出衆論不敢置纖毫私意於其間早與准除庶易以使人也兼以菲儀就用塵瀆此部吏事大府之常切望不拒

再上賀丞相書

春末聞九重加惠淮土特起大臣出鎮雄藩罷民俱慶如旱得雨嘗遣懷寧縣達魯花赤奉微礼祗迓遄間復有台衡之命此雖一方暫失怙恃當此多艱而得元老大賢斡旋元化天下之難其可濟乎某受知公門為日已久軍中之事不能悉陳粗言其畧以復上執事皆知格亦易定特以委任失宜賞罰不當以致餘孽復張江襄大振所謂委

任失宜者夫將之用兵自有其才譬秋之於奕非學可至如近宋科目有文有武兼是二者一代幾人而比日將兵惟用大臣或用謫官夫戰陳之難如赴湯蹈火市井貧賤未得富貴者或肯捐身為之大臣富貴已極夫復何望又謫官者心志俱喪豈能有為覆軍殺將皆由於此用人不効甚至用賊用賊之弊尤為難言一則使天下豪傑有以窺朝廷之無人二則功多賞薄者皆起作賊之志將恐一賊滅賊復起目前之事未見快意將來噬臍有不可悔者矣如安慶小邑世襲官軍善戰者少鬬戰之士多田野市井之子故某於此事不盡責世襲軍官而多用田野市井之子往往得其死力克捷俱多朝廷選將不限有官無官惟擇能者用之而以廉公大臣臨之以行賞罰則將得其

矣所謂賞罰不當者比見軍將勇怯在上有若不知而止之賞罰與外議絕不相似頗聞慶刑之典多出愛憎或左右便嬖為之營幹以近軍所賞聞見者而言如蘭溪之功卜顏帖木兒平章為家蛮子海牙中丞特因之成事者耳而朝廷頒賞中丞居上平章次之中丞部內得官者數百人而平章不過五六人此猶不過有高下之爭耳如廬州開義兵三品衙門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為之有一巨商五兄弟受宣者此豈嘗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賞敵至之日得賞者皆以城降而未賞者皆去為賊用兵之道紀律為先故街亭之戰武侯不得不誅馬謖知高未破狄青不得不誅陳曙比觀諸將略無忌憚擁兵不戰誰與相督竊棄城無復問罪不惟不罰甚又賞之遷官增秩

之功無異故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柘地如拔山某之守此智勇俱乏特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奉以至公罔敢阿比是以列郡多陷小邑獨存朝廷苟於諸部悉以廉公大臣監之信賞而必罰天下亦不難定矣夫江南不定則中原不能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此膚淺易見之說豈足為明智而言計亦大賢之所不厭聞也夫某之不肖豈定亂之才特此邦之民天性忠義故易與為守而難與為亂然亦戰守五年大小咸弊迩日江南郡縣皆破此邦獨完如洪爐片雪大可凜凜者也謹遣奏差丁正前詣台階白事諸所請求具如別幅伏望鈞慈曲為准報豈特門下之士賴之孤城得安江淮有可定之緒亦國家之利也謹奉狀上陳以聞伏冀照察

與中書叅政成誼叔書

別後凡三奉書而使者久皆不還伏計道梗不能上達閣下位望日隆負荷日難特切為之懸心比聞賀公復相迺大可慶然聞尚在軍中不知置左右者何人相知曾見任否江淮賊勢本不難定特以考察不明刑賞失當諸將玩愒遂致難圖區區小邑雖曰上下一心幸尔完固大類紅爐片雪實為可憂耳今長江萬里止存此城如大病之人命脉未絕猶有復生之理失今不救則首尾衡決江南大難定也茲遣奏差丁正等前赴左右白事諸所請求惟閣下是賴倘蒙朝廷俱賜准報不惟此邦之幸未破城邑孰不以安慶自勉國家亦有利也縷縷之言具別幅上陳不善為斷使還賜教以匡不及不勝幸荷不具

與月可察尔平章書

自旌麾致討高沙兩嘗奉狀候問起居皆以道梗不能得達比聞兵威振揚賊勢消衂驛置頗通謹遣山長秦宗德千戶也先帖木尔持微礼謁轅門獻歲發春伏惟履茲新正即清氛祲天下蒼生均蒙福祉

與國子助教程以文書

近叔良過舒始聞動履之悉所寄高詠尤慰下懷乾坤卦說問商主簿言已付貢公想惟所戲藏此真玩齋矣多事以来不特僕輩受此荼苦聞館閣文臣亦有差使之勞此際當得優游矣子美近有書言鄉人多相思者欲取公還山中斯文無人得且住爲好紀千戶輩如京師軍中諸事左轄公話次得贊助一言早賜准報爲荷僕至軍時賊勢方熾然心安去歲又有讀書之樂今年賊浸平惡況百出每俗事不如意歸思浩然近又有同知之除似未即得歸矣柰何〻〻自牧聞除礼部向有一書見寄手病不能裁答彥中惜未嘗一見歆羨〻〻並煩致意何時聚晤話此苦辛未見自愛不既

與曾舜剄書

別後屢得書及紙墨之惠良仞契誼江西德星所聚年穀屢登深爲可喜徐鄧之寇僕久與之比鄰無長不足畏況於已衰而逃者也下眡此間窘迫則公等皆天上人也徐朝升糴粮江右百望維持得滿載早歸爲好有便時〻惠教雖相遠即同見也餘惟自望不具叔良佳否煩道致意手病不能多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續輯

史館兩得從游豈勝榮幸區〻南行又辱盛餞尤其感烈也鄉暑伏想文菀優游雅候動履多福良慰〻〻友人趙子章北上觀光謹此附謝子章有學而能詩佳士也得公眄睞當價增之倍矣仲舉志道以聲景先中夫希先鳴謹諸先生處不及別狀望致下忱為感餘惟自重不具

與劉彥昺書

闕記事奉復彥昺茂異文契足下李宗泰來辱四月中教墨且審舟楫善達無虞深慰所想兼承葛布銅香模璧魯紙諸貺感佩〻〻所聞京兆公還朝蘄黃官軍捷音可喜區〻孤城無援粮之兵虛碩望者皇天悔禍耳先大夫墓銘率爾呈醜軍務轇轕殊無清貺幸刪削之春雨軒集中樂府擬題甚古中朝名賢多未如此用心五七言亦佳欲作數語冠於集首俟後便當寄達也景濂宋先生文集不審板在何處得一本寄惠為幸望介意耳附去漢椒二斤大能明目開胃亦服食所宜也風塵滿眼關河阻脩何時良晤獲文字之益也耶斯文寥〻令人短氣便風幸垂音問以慰懷想老懷耿〻臨書馳神秋向熱惟多愛為吾道自重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六　門人淮西鄭奎子章輯

銘

濟美堂銘

觀夫封建之命攸貴象賢考室之詩奚斬朱希盖人以入而競家以材而興情之所願孰大於此濟美堂者丞相賀公所居之正寢也自公之先奕世載德忠貞以茂功而基業惠愍以厚澤而亢宗名冠庶僚勳配名族故能保其富貴世守茲堂蕭何之第不爲勢家所奪晏嬰之廬當守先人之舊念茲多懼思貽無窮故取文子之言以爲扁表所以昭先烈示後昆庶幾持盈之戒不忘於侑坐良弼之業可續於筵裘恭登公之堂知公所以命名之意謹爲銘曰皇慶有極析木之津孰爲林匝作我世臣烈烈賀氏祖

孫承德肅〻崇構奠茲王國厥茲有室爰考斯堂儉不至
國質乃逾章前檐翠觀後麗玄武榮並棲鳶制惟旋馬疏
承但嶺閾鏡瑤泉瀹〻文井轤〻塵筵惟公先王克濟厥
美其美維向黃中通理忠貞庇法相我世皇啓茲陪輔爲
時廩京惠愍肯構樹立有茂惠農商工澤深仁厚兩公之
懿後先相望故居不斥疏爵弥光礼賢於館嚴族於室廟
寧邕貞庭具鍾食出有旌棨入有圖書龍光載錫戚里通
車[illegible]德及累世至於今公奮庸於位開誠布公登
選俊良挈彼宇寰隮於平康天子是君民命是賴敦功盤
石垂裔河帶小心寅畏念茲厥初欲其曾玄眠此渠〻百
尺之木其本必倍混〻源泉其流無既惟忠惟孝爲本爲
源勉師元凱相我皇軒

青陽縣尹袁君功銘并序

紅軍起潁六縱掠江淮之南〻方之地雄都鉅鎮諸侯王
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湲隍長戟強弩之所守環
輙碎之鮮有固其國者青陽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
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爲之固也昔者行戍過之其邑屋
無所燬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芻
粟迎勞使者無喪乱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
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舉茂才五轉而尹茲邑
爲人端敏精強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
愛人爲主本民有閑訟從容召逮不數言折之庭中未嘗
有留獄也邑有積患吏之所不爲理者悉薅櫛治一切與
之道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人不

敢肆雹其鄉與其過人其治既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橫經析義進民觀聽其左以習知立身行已之大端於是上下相率惟君言之爲聽張弛禁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及盜入番君即委家野處令民爲保伍自守其地而身往來督眡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爲已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有盜率民逆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競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出入乱中以觀南方之民或盜而乱或未至而迎降撞搪譎恠有如鬼蜮豈獨異性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民興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用之則亦何至如今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間千里爲虛驛馳十餘日荊棘沒人漫不見行跡青陽之民於是益以君爲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辭於余〻故史氏也於忘義無所讓乃爲之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辭曰

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蛇龍馮淮逾江殘吳嚙楚信嘯厚兇邑無完者徂茲青陽番人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既俾民爲伍君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爲城治以爲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愾相彼亂邦裒骨如麻尔父尔子耕稼嘯歌亂之所定棘生有[illegible]尔室尔家究爲

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既克底靖功爲君歸載其肥羜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戒難老念之謂之易由畀之至於孫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嫩如英媲於君功民說無疆

勉學齋銘 爲汪民作

飛黃之疾一日千里駑馬弗輟十駕可至聖源於學不以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已千人一已百孰云余愚而聖可作行百里若其半九十十里弗勉不入於室尔祖好脩厥有令名勉茲學者聿觀其成

鎦府君墓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鄱鎦君歿既塟而天下兵亂不克立竭墓左今海宇晏夷冢子昺始刻銘以昭厥志君諱斗鳳字友梧母李夢鳳翥北斗間而生故名君踈髯偉度倜儻負奇氣嘗攻舉子業屢試不利監郡馬公某舉茂材部使者主公都中賢之復交薦授集慶句容校官既而慨然曰大丈夫坐廟堂佐

天子出號令以保文庶民不然仗節出萬里外氣懾夷狄耳奈何棲棲服章逢鄉井耶逐絕江渡淮遡河濟過齊魯之邦遨遊燕趙間週迴秦漢故都南還吳楚登高酌酒弔古豪傑遺跡發為詩詩皆磊落魁奇當時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奚斯礼部郎中吳公師道皆咸交君愛其材雄贍爭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卒之年十月十五日塟鄱義城東潘超之源遺詩文若干卷燬於兵父諱璪岫字傑夫兩浙鹽運提舉大父安朝宋國子生君家世簪纓光奕史牒宋贈檢校太尉中書令左僕

射封潁川王浩八世祖也君克繼詩書有志弗獲顯庸惜哉配朱生昺昱燮三男子昱燮亦夭昺復業儒文聲動縉紳間銘曰猗鳳鳥昧靈兆壽昌少氣則浩跖而老顏而夭匪天道兮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七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墓表

葛徵君墓表

君諱聞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上有少田力耕以爲學至君祖嗣武始補太學生遷桐城縣主簿宋亡遂歸隱淮安忠武王録宋官襲泉縣丞辭不受而自放於詩酒以終父天民亦隱德弗耀君生十九年而孤能自策厲爲學天性警敏日誦數千言輙終身不忘居家孝友待朋友有信義每旦冠衣詣母東夫人問起居躬眠食飲惟夫人色所欲即趨爲之凡物夫人未使即弗御也親舊知其然每食親以先以餽君使奉夫人嘗以貧出爲頓文學既而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仕其後[illegible]爲君

文行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辭不赴召而教授於
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嘗謁君湖上升堂
拜東夫人君侍側須髮皓然進几棒觴進退旋辟惟謹爲
好言温藉之毋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泄泄然樂也食
下始出坐館中爲諸生談先生之道諸生環列惰容皆若
有得焉者間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
不至其家爲恥君與人言無賢不肖率依於忠考其語切
直初若不可親及徐就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
閑訟官府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
以故鄉大夫有大政與大獄多以詢君、亦通練諳悉閭
無不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
人未盡知也至正五年毋夫人以壽終於家予往弔之君

衰絰癯然衆以爲君者不勝哀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而
君遂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天然而一本於卑近精粗
本末無二致也而世或驚於高虛若德合一官行庇一鄉
者往、薄之以爲不足爲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先生
行事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
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
平實、稱其爲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倪氏子男一人
楨黃岡縣學教諭女六人皆適士族君之歿以至正五年
九月癸巳葬在十二月癸酉年六十一明年其友余闕
表其墓曰昔予登第還里中長老言朝廷召君君時合
肥之學甘露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柏占者曰國家養老之
祥也君得於人者如此而得於天者又如彼非爲於孝友

積誠而不已其能然乎鄉人之士過君墓者式之

張同知墓表

澧之茲利有隱者曰張君積學厲操居州之雍沙鄉雍沙之人称之以爲能孝君喪父時年始十四即養母而能敬生事大小自盡身力一不以屬母而務有以樂其心母素多病君自侍側具湯液食飲行坐卧起必自扶掖之而未嘗去左右如此者殆三十年間適市心動亟歸眡母火發帷家人無在者母病卧且驚不能起君冒烟熖褫幃撲滅之微君母幾不能免母病甚嘗割股肉以療之夜即焚香籲天願以己年益母壽母歿哀戚甚躬負土爲墓不以委僮奴人是以謂之孝也良重信之有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君取直其里之麀麻泉者鄉人素賴以溉田延祐丙辰夏大旱衆竭衆相與祠其上喪豚敗鼓卒不能出泉乃水以土之君曰泉罔永且稿民不知死所矣泉其或者聽孝子乎君爲涉洛而逆再拜唯司民請泉出如綫衆讙曰泉至矣君乃又再拜泉沛然如初所溉方數十里之地是年獨得處大益齒然謂君識孝子也君性介直不阿鄉里敬之有撓曉爲斯者見君面輒發赤其事寡婦有恩義經紀其家事如其家凡細行類此多可書者不書大其孝也君通尚書以授其子兌兌亦博學有文章元統元年貢于礼部中高等授同知茶陵州事君以子貴封承事郎英德州同知[illegible]光顯驗享有祿養兄七年以壽終於家自君之沒兌之治民日有政譽轉尹常[illegible]公廉勁毅以治行稱徵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君子曰一大與善人孝者善之紀也故孝者

雜著

題宋顧主簿論朋黨書後

先生之時上與下同患故國家之政夫人而得言之召康公所謂士獻詩史獻典瞽獻書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故凡事之得失政之利害國之治亂上無不有以全知而慎脩之而至於無敗蓋天下之勢如操舟舵師失利豈特棹夫之患哉而凡同舟之人患也故有憂天下之心者無不有以盡其言言不盡其言者是不憂天下者也有憂天下之心者由有以知其得失利害治亂之故不憂天下者是不知所以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也夫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不得言而得言者不以言與雖言之而

不用其甚者至以爲俗雖有憂天下之心之人而知天下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亦不敢言而國遂以亂亡如秦季世盖可監見而世主終不以爲戒何哉三代而不若宋之一代人心世道猶有近古内而宰執侍從臺諫有奏疏卿監以下不得日奉朝請則有論對朝臣上殿則有奏劄皆與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如家人父子之相與外而監司郡守凡所職事皆得以疏聞天子親御筆劄以報之目有書至萬言者若事大体重言者不以言則大學京學諸生與凡常布之士皆得詣闕上書言之至其晚年權臣執命士益探鼎鑊冒刀鋸而論事不可壅遏其下與上同患如此故能外捍強國内脩民事傳緒三百餘年而後亡雖先王之世人心之微亦何以過此也予昔與圭齋諸先輩脩

宋史嘗愛德祐時有蕭規者前論丁大全黔面貶嶺南既舍還又與京學生葉李論賈似道又再貶似道罷陳宜中當國得詔還學猶伏闕論事奇氣櫟〻如平時宋亡我世祖皇帝追大臣物素當時言者得葉李用以爲執政而規獨不見盖當時率諸生論賈者規也李特因以成事者耳惟李應時掩以爲名而規遂不見知於世欤於是時規已老死或伏溺而不出耶予屢欲傳其人於史以不能詳而止至今惜之永嘉碩仲明謁選來京師示余以今大宗伯[illegible]公所書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書言論慷慨而激烈時秦檜柄國方以威權銓制天下士大夫懼其禍[illegible]甚衆而君言若此〻予之所素歎以爲人心世道之孅[illegible]故爲之書達公昔予局之監也其爲之書亦必重歎於

焉

題孟天暐擬古文後

秦燔燒詩書百家之言漢興稍掇拾之諸子後出然頗襍以依倣之說如國策諸篇多蒯徹之流所撰甚至竊取他書以足之如見秦者豈盡短長之舊哉孟君天暐善模倣先秦文章多能似之其讀國策當能辨之知予言爲不妄也

跋揭侍講遺墨後

豫章揭先生好稱奬後學人有片善即誇道之不去口況於通家之好故人之子有可誇道者耶故世称先生爲忠厚（先而生子）沿亦克樹立世其文行此忠厚之報書曰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信哉彼竭疾者聞先生之風亦可媿矣

題涂顗詩集後

涂君叔良来京師與余同寢處凡兩載羹藜飯糗之餘相與論古今人詩皆有造詣尤長於五言其精麗有謝宣城步驟平淡閒適不減孟浩然叔良年甚少將来何可量耶余嘗論學詩如鍊丹砂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有所或也叔良殆有仙風道骨者耶旦晚余將有越中之行與叔良同處不知又在何日臨別殊難爲情讀此尤不欲舍吾叔良也叔良勉栅他日聞大江之南有謝宣城者必吾叔良也此亦足以名世豈待區區外物哉

御書賛

今上皇帝潛邸廣西時書方谷字賜臣毛遇順謹賛曰皇

德淵靚泊如大虛海上洛日惟書爲娛穆〻玄雲垂若脂素神馬登河驚鳶游霧臣順霑賜今益造玄雲漢在上湖可寶焉

灊岳禱雨文

具官余闕謹告於南岳灊山之神曰凡列於天地之間者吏食君祿以治其爭訟神享君祀以禦其灾患無非事者也自盜之興同安之民農失其耕工失其業商失其資吾吏日夜孜〻以圖利之安集之以思報君食然自去歲以來田苗屢旱雨澤不時百姓饑死此則非吏之所能爲而神之責也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能福善禍淫者也昔者凶盜燔尔宮廟既尔粢盛而吾民紓忠迪義以殄滅之而神乃禍民而弗禍盜所謂福善禍淫者安在吏或不職以干天和神乃降灾於民而弗降灾於吏所謂聰明正直者安在夫群神雖舉各有攸職能興雲致雨者惟山川之神耳尔神受命作岳司命之寄在東北西三神之上又吾同安封内之神也水旱之責不於汝而奚歸今白露將近雖雨無及茲與神期三日大雨田禾熟成將率吾民修尔宮廟奉尔祭祀不然將與民圖變置汝其無悔

勉勵葉縣尹手批 名伯顏

告青田縣尹葉承事聖天子憂憫黎元而承宣者不能道揚德意反以厲民君蒞邑之初即有政平訟理之譽若漢黄霸魯恭皆可師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尚宜益脩美政以追配於前人固不偉歟公堂酒二樽專人奉勞

西海祝文

維兌爲澤奠位宅西翕輸陰彙蕩泊金天我有駿命肇域
[illegible]祀事惟常於皇無替

后土祝文

媼靈旁魄合德於天食於汾睢爲古方澤有嚴毋事殷薦
齋明蘄我亟生永沐光化

西岳祝文

節彼靈岳荒於華陽二儀鍾秀三條分方興雨祈〻嘉祉
耿〻以報以霾神休惟永

河瀆祝文

水伯之德稱自前古肆予寧神圖有弗至粹庙伊嘉況載
薦閔茲廩人以翕暴橫

江瀆祝文

水德之靈神寔位長鴻紀六州澤施三壤秔稌允殖飛潛
資養我報以祀神哉昭享

中鎮祝文

岩〻大岳爲望於冀宣德稟神作鎮中土唯中是建四方
之極神祐我民列岳所眡

西鎮祝文

天作高山典司雲雨作福於下秩配君公有嚴崇鎮奠我
岐下惠於西土民人所薦

湖廣省正旦賀表

二儀啓曆申逢首祚之期四海登圖誕際朝元之會普天
均慶庶物皆春中賀運撫休嘉功深對育與民同始須解
網之寬條屬吏在延布晝衣之新憲光輝縟典益固皇基

臣等猥以凡庸叨陪亮采身江湖而心魏闕遥陳晉錫之詞内君子而外小人願介泰来之祉

正旦賀箋

伏以青陽煥景丕陳元會之儀彤史表年申告履端之慶和薰率土喜治岩宸合德無疆微音有馥六宮進御久涵穆木之恩九廟烝嘗時謹采蘩之事茂臨蒼律益介鴻禧臣等遠任旬宣阻趨朝覲枡盤獻頌仰瞻玄武之光桂殿迎春早應高禖之瑞

聖節賀表

伏以華渚效祥光臨首夏大廷行慶忻對上儀凡四表之尊親同一心而舞蹈功超振古仁治含生竭智附賢特重合徼之選輕徭薄賦屢預綸紱之恩德與氣游壽宜川至臣等旬宣江漢企望蓬萊承露絲囊遥獻無疆之頌齊天寶命願符有道之長

書合魯易之作潁川老翁謌後續集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饑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嘗議鬻爵以賑之江淮富民應命者甚衆凡得鈔十餘萬錠粟稱是會夏小稔賑事遂已然民罹此大困田菜盡荒蒿藜没人孤兔之跡滿道時予為御史行河南北請以富民所入錢粟貸民具牛種以耕豐年則收其本不報覽易之々詩追憶往事為之惻然

濟川字說

濟川者熙寧張子瑞之號也子瑞世以活人為功聞於時其艱於衛生若川險者咸以舟楫濟之乙未春避地來歸

袖卷求予字并說予方欲濟時艱得其人亦可尚已而言曰濟川者司命之謂忠惟禽弗懼於險弗嬰於疾畀終其天者為正嬰於疾懼於險迺戕其生為夭夭也者靡有司之者也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汲汲於民孜孜於利蛟龍黿鼉之澗風濤險濬之所阻車馬限往來罔知禍厲者唯病夫涉情蕩於中氣戾於外膏肓蠱瘵之府疲癃殘疾之基賊脉理伐壽齡罔重攝養者唯病夫身此醫藥之利於人猶舟楫之利於天下二者固相若已雖然巨君正國燮陰陽以利天下其道其術亦不外於是說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此子端之志也此其所以為號也此濟川字之說也

贊晦

父前子後大帶長裾人仰其名家誦其書盛哉若人是謂用譽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九　後學維揚張毅仲剛續輯

詩

楊平章崇德樓

重城控秋塞冊樓耀芳甸赬霞上氛氳蒼林下葱倩長河城邊急積岨窓中見遠鴈滅屋延行雲歸鄯善大賢謝鄉相垂幃化鄉縣春虫觸寶瑟餘花飄玉研方從董園樂陋彼謌梁轉伊予去山澤寒齋秋草徧載覽登樓篇益重臨淵羨

八月十五日處州分司對月

玄武夕始正華月生秋旻金波何穆々綠桂滿中輪徘徊出西陸照耀此甌閩光流河宿隱氣隨商律振餘輝動軒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嘉歲五政亦已陳樂哉一巵酒允

矣同庶人

有所思

春風起寒色春衣方重熏新裝捲羅幕清唱入行雲艷色若流月芳澤謝蘭芬嬋娟信無度我思何在君

長安陌

浩々長安陌璚樓夾廣廛鴛鴦御溝上芍藥吹樓前駿馬追韓嫣金尊約鄭虔功名有時有且得樂當年

伯九德興學詩

上德撫玄運籲俊尹神京三雍烝髦士五學訓齋眠登歌陳羽縣鸞刀奉麗牲優游樂清化大道嘉方行

送孫教授

皇情重聲教宵裝尔載馳邊城南衛外礼殿左江陲楫讓陳椰器弦歌蔭薜帷全勝宜春郭花落閉門時

賦得君子泉送彭公權為黃州教

君子沒已久遺井郡齋中本寓思人意兼全澤物功銀牀駁故蘚玉甃落寒桐幾日趨官舍橫經誦養蒙

賦得春雁送司執中江西憲幙

春風起蘋末旅鴈尚回翔乳鴨嬌同嗹新蒲短可藏應懷洞庭水非避寒垣霜客路煩懷舊題書寄帝鄉

賦得蛾眉亭送王德常御史赴南臺

江亭望華崿望々似脩眉掃黛偏能巧含顰知為誰娟々微雨裏脉々夕陽時千里乘驄去因之傷別離

南歸偶書二首

帝城南下望江城此去鄉關半月程同向春風折楊柳一

般離別兩般情
二月不歸三月歸已將行篋換征衣殷勤為報家園樹緩
緩開花緩々飛

別樊時中廉使

光祿橋西惜解攜春星欲傍露盤低自來宮柳多離思更
着城烏在上啼

龍丘萇吟贈程子正　重出

戰龍起新室群鳥亦翩々偉哉龍丘生抱琴歸故山仰視
天際鴻俯弄席上絃清吟發疎越逸響遺澗泉悠々鳳翔
漢婉々虬媚川清風自千古何用能草玄

策　續輯

元統癸酉廷對策　第一甲第二名

臣聞之周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曹[illegible]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君天下者凡以仁而已臣
嘗思之天地生物而厚於人矣而於生人之中尤厚於聖
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欲其推生物之心以加諸民是仁
者人君臨下之大本也臣謹稽天地之驗之往古則仁之
為道夏以之為夏商以之為商周以之為周祖宗以之而
創業後聖以之而守成其理可謂至要而亦可謂至難矣
恭惟○○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寬裕溫柔之德愛民
而好士神武而不殺爰自初潛仁孝之聲固已播聞於中
外今茲誕膺付託龍飛當天輕徭役薄賦斂罷土木之役
恤鰥寡之民而仁厚之澤果有以大被於天下當天命眷
祐之初人心歸向之日又能不自滿假拳々以守成之大

計下詢承學之臣顧臣庸愚無所通曉然臣觀陛下策臣之言反復乎三代及漢守成之艱難而深諏乎今日當行之切務自非聖心獨詣深有以考之於古質之於今灼知上天作君之心與夫祖宗創業艱難之計者不能爲是言也臣伏讀聖策曰古人有言得天下者爲難保天下爲尤難臣以爲人之於仁憂患而思勉者易安樂而勿失者難夫造草昧之際英雄角逐之會而世主之心所以不敢暇逸者鮮不如敵國之在旁嚴父之在上其思所以康濟小民惠鮮天下者蓋饋屢輟而寢屢興此其勢之易然者也天下既定方內無事兵革不動四荒向風天下之臣又日奏祥瑞豐年頌聖德者聲相聞於朝歌太平者足相躡於道雖以創業之君尚不免於不終之漸況其後世乎蓋治平則志易肆崇高則氣易驕志肆則敗度之心滋氣驕則愛民之意熄如是則豈復念夫先世艱難勤苦爲何如哉甚者至以其祖宗爲昔之人無聞知見甚先世勤儉之迹則田舍翁得此亦足矣此亦勢之有必然者也陛下以保天下爲難此臣所以[illegible]躍忻忭而不自知陛下此言可以承宗廟可以奉六親可以育群生可以彰洪業臣拜手稽首而爲天下賀願陛下永々无忘此言也臣又讀聖策曰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於三代夏稱啓能敬承繼禹之道殷稱賢聖之君六七作周稱成康能致形措夫以禹之功而惟啓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賢聖之君之衆莫若殷亦不過六七而已其後惟漢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猶不得此之三代善繼承者何若斯之難也臣以爲惟思祖宗

得天下之难者則於保天下也斯無难啓太丁太甲太戊
祖一盤庚成康文景之君則思祖宗創業之难而保之者
也桀紂幽厲桓靈則反是故伊尹之於太甲則明言烈祖
之成德周公召公之於輔相成王也亦諄〻於文王之典
武王之大烈盖知其祖宗得天下之難則必能求其所以
得之〻道矣知其所以得天下之道則知所以保天下之
道矣夫祖宗得天下之道即其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孟子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仁者祖宗得天下之道也易
曰何以守位曰仁此仁者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夫仁之难
成亦已久矣持盈守成之君若是之难得者宜哉臣又讀
聖策曰我祖宗積德累世至於太祖○○肇啓土宇建帝
號又七十餘年世祖○○貽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

艱哉頤予冲人賴天地祖宗之靈紹膺嫡統繼承之重實
在朕躬夙夜競〻未獲其道臣以爲陛下此言可謂深知
祖宗創業之艱難者也當其巡天西下又詔定西夏懷高
昌北取遼金南取趙宋其經營開創之事有不待賤臣之
言而後知若夫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本則陛下之所當知
也臣嘗妄論之我國家之得天下與三代同自太祖○○
起朔漠而膺帝圖世祖○○揮天戈以一海内不恃強一
而其仁義之師自足以服暴亂不用智力而其寛大之德
自足以結人心至於渡江臨鄂與建元之詔觀之則我國
家得天下之本一仁而已矣故以曹彬之事禽帥臣而革
禽之日市肆有不閉以火易之元建國號而中統之紹天
下所歸心大祖既以七十餘年而平一之世祖○○又以

四十餘載而生聚之德在民心功在史策以聖繼聖傳至
陛下吾祖宗所以得天下之道是即陛下保天下之道也
然曰未云獲者是即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何以多言
爲臣又讀聖策曰子大夫通今學古其求啓之所以敬承
六七君之所以稱賢聖成康之所以致刑措其道安在文
景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繇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
孰先孰後孰本孰末何以致刑措稱賢聖繼祖宗之盛悉
心以對毋有所隱臣以爲三代及漢之君其見稱於當世
者雖有不同然不過守其凡世之仁而已矣而昨陛下之
所以持盈守城之道又何以他求也哉洪水滔天下民昏
墊而成允成功者禹之仁啓之所以敬承者此也啓網祝
征仇餉者湯之仁太甲以之處仁遷義太戊以之治民祗

懼武丁以之嘉靖殷邦祖甲以之保惠庶民盤庚以之
人謀人之保居此所以稱聖賢也以言文王之仁則無
緩之老以言武王之仁則行大義而平暴乱成王時制礼
樂以文之而已耳康王物奉恤厥若而已耳其所以教化
行刑罰措仁之浹於民故也漢家制度視三代雖有愧然
高帝之寬仁愛人實滅秦誅項之本原文帝之務在養民
景帝之遵用成業實卓然爲漢賢君其不及於三代者無
太甲仁義之功無成王緝熙之學故耳以今日之道而言
臣則以爲守成之本仁也所當先務者仁也至曰功曰利
曰甲兵錢穀曰簿書期會曰禁令條教皆末而當後者也
然就仁之中而其本末先後亦不容以無序也有先王之
仁心有先王之仁政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礼爲仁此

以心言也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與夫學校庠序之類此以政言也有是心無是政則其心終不能有治於天下有是政無是心則其政亦不能以自行必有內外本末交相通貫是即堯舜之近也陛下有顛沛明府之姿可以致脩身之功有堯舜君師之位可以推愛民之澤不宜狃於迂功安於畢下而不以聖賢自期也臣頓陛下萬機之暇取孔孟之言而深究之体之於身揆之於事求其何者爲欲何者爲理知其爲欲而必克之知其爲理而必復之明以察其幾勇以致其決日〻而克之事事而復之則自心正身脩而仁不可勝用矣或於聽朝之時或於進講之際數召大臣延問故老深知咨訪其事爲先王之仁政而未盡行其事爲今日之弊端而未盡革其

害去其利未興其賢未用其物失所敝以來之信以出之時省而速行之委任責成而程督之使天下疲癃殘疾浮其生鰥寡孤獨浮其養而無有一物之不遂其生則民物安阜而人莫能禦矣異時陛下五刑不試如周成康聖賢之作如商諸王夫然後可以答上天玉成陛下之心生民蘄望陛下之意先帝茲望付託陛下之深計而我國家時萬時億之統可以傳之永世而無疆矣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古人有言曰愛民者必有天報陛下誠如臣之所期則申命老休將如日之昇如月之恒矣伏愚陛下少開天日之光浮賜鑒察則臣不勝大幸祇冒天威臨書不勝戰慄之至

題永明智覺壽禪師唯心訣後

永明壽禪師平生著述甚多唯心訣者其猶般若之心經也孫城祐上人頃作觀心堂於廣福寺及見西菴遂公明教臺淨是編即以永資刻之甫畢工屬余歸自范陽請題其後心者萬化之原也迷則愚悟則聖存則治亡則亂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正指是言也是編於心之細無不燭體用無不該三藏十二部精要之言無不在是先民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返復入自来自能尋向上去此又永明著書立言之心也元統甲戌五月謹題

憲使董公均役之記

浙東海右道廉訪使

古者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百畝易者倍之再易者再倍之其養均也則九夫握九貢歷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十二其取之又均也小任以力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鄙為旅州為師鄉為軍其後亦又均也之一者正政之大端也大端具而又為之刑政以防民情為之學校以道民性為之公鄉大夫士以登民材其制詳故不亂其本深故不拔是以商周之世皆七八百年而後衰也自經界廢於是田不在公而養不均矣養與賦與後不均則土會民數皆不可知而賦與後不均錐周公為政不可以言治也浙東古千越之地也其地之徼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閒有一畝居十畝之田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士奮故其小人勤身而飭乃其君子尚撲儉而敦詩書非若吳人之無弁武斷大家

收穀歲至数百萬斛而小民皆無益藏此固易治之地有賢師帥為之制而道利之其亦可以庶幾矣乎然余嘗行郡以觀民風其庶人之役於官者往々閭左之民也而富人則有田秭役甚者或不以征歲終保正称貸而輸之至破産者無筭此其田雖近於均而役則不均也至正十年秋藁城董公来長越憲省民所疾苦乃畑田者吾雖不得而行而役不可不均於是擇其部吏之清強者委之以事以衢州路經歷王仲謙西安縣主簿張拜住　治金華青田縣尹葉伯顔治武義永嘉縣丞林彬祖治永康而蘭溪州達魯花赤怯烈夫義烏縣達魯花赤亦憐真浦江縣達魯花赤廉阿季八哈東陽縣丞蔣受益自治其邑義烏縣則復以衢州路録事范公琇為之輔而揔管陳伯顔不華揔領之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圖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實者没其田令既浹乃保以一正屬民履畝而書之具其田形彊畎主名甲乙北次以上官々按故牘而加詳覈之曰魚鱗冊以會田別為右契予民使藏之曰烏由以主業其征之所會曰鼠尾冊以詔役弓兵隷卒鋪兵為至劳坊里正主首次之館天歩夫又次之凡民田多者役其劳少者役其逸又其少而不足役者則出錢以助奇田不助者則以待夫不虞之役其一人而有数保之田者各役之即賣其田則買者丞其役凡一州六縣之田二万六千四百二十四頃四十九畝役者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八名故役而今復者四千三百名所未役而今役者三千四百六十名役而不復者休而始役之冊成一留縣一

藏府一上憲司於是野無倖民公無逸征強弱有倫賦役有經上下和洽歲以有年盖公之遇人有礼故吏盡其力其使民有義故貧者戴其德而樂其復富者服其公而忘其勞以故為是大制政不肅而成民不擾而治也傳曰天地養万物聖人養賢以及万民公之是舉兼礼与義則誠賢者矣継今之人毋替公政或推其所未及則越之民樂樂剎々其福豈可既哉故於終事也其下咸頭刻石以示不朽以闕嘗陪其末議而知其梗槩遂来属筆焉至正辛卯十二月記

染習寓語為蘇友作

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

結交警語

君子相親姑蘭將春無夭色之媚目有清香之韶人小人相親如桃將春有夭色之媚目無幽香之韶人

附送余廷心赴大學　維揚程廷珪前壬申年作

蘆葉蕭々江上秋吳船三日住揚州靛花深染青綾被雲葉新裁紫綺裘官驛馬嘶風滿樹別筵人散月當樓明年征鴈將書去本在蓬瀛弟幾洲

兩伍張氏阡表

張氏本鄱陽人其先世有諱豈者徙家淮南之兩伍邨子孫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無貧者君之祖子可始為儒教子君父諒裔日誦書不問其家生業見異書無錢質衣買之故君家在諸張中獨貧而教子益不怠君諱共辰字景

星少以儒薦為與化縣教諭崇明州學録泰州學正雲南
栢興府建康路兩學教授改將仕郎主安豐霍丘縣簿而
卒弟竑字景山亦由天長泰興教諭揚州學正真州教授
以將仕郎滁州判官致仕初張氏雖盛然皆農家無聞人
自君父以耆學著称鄉校逮君兄弟登仕版有聞譽故兩
伍張氏遂称江淮間君為人寬厚不嗜利屋貧晏如不以
動心竑性剛介好賢而疾惡此兩人者所操雖異而士大
夫与之交者一愛敬之君兄弟仕時其父已死矣君每与
人言其先世必嗚咽流　曰吾先人以儒者望吾兄弟吾
兄弟今皆讀書為儒官雖貧亦何憾哉余往吏淮南聞君
伯仲之名甚習　君之孫天永遂得其先世之槩如此
重為慨息盖淮俗之數　矣來之季時其地專用武故民

多尚勇力而事格鬬有號為進士登科第者往往皆武學
也混一以来其俗益降民之賢者始安於農畮其下則紛
趨於末以争夫魚塩之利其積而至大富者輿馬之華宮
廬之侈封君莫之過也故其俗益薄儒以為不足以利己
朝廷設科以誘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應詔君父子自拔
於衆人之中傾家以為學可不謂之豪傑之士哉天永自
樹嶄然弱冠屬文敦義異時非能振其宗乎詩書之教能
淑人心學之至可以為聖賢其次不失為善人其緒餘亦
可以得禄以振耀其宗族夫孰知不足以利己者為其家
之大利與君之於鄉可表以厲俗矣君兄弟殁兩伍之墓
隘不能塟乃改卜俔邨塟焉君配陳氏子二人禎桃源縣
教諭男三人天序天庭天庸竑娶李氏子一人燮將仕佐

郎楊州教授孫男三人長天永次天奇天亨至正六年二月述

題黃氏貞節集

皇元至正十二年余闕奉旨出守安慶時邊警事嚴日尋干戈憫〻無須臾得攄懷思越六年丁酉撫金谿吳級以書抵轅門請題其母黃氏貞節集併錄其所譔祭夫文及訓子詩三十韻讀之辭義嚴正風節凜〻令人增氣槩所根行伍中筆硯廢置久安得從容諸先輩翰墨之後思發其幽潛乎然闕也方以忠君為務而級也拳〻以孝母為念聲相應而氣相求是可無一言以慰人子顯親之心耶及觀黃氏年十九嬪於吳曾未幾而夫死涕泣誓不更嫁破衣弊屐身操井臼賣簪珥以襄舅姑之喪日訓二子以

學夜分乃寐男長以室女長以家閨門肅雍動止無纖毫愧悚叔德著於鄉閭令名達於朝省足以表儀於當世矣若古之衛共姜曹大家班〻經史者不是過也其同郡翰林吳公奎章虞公皆有叙述同里危素叙其詩曰世之人不能天其天而有愧於黃氏者多矣嗚呼我國家以仁義肇基朔土乾端坤倪靡不臣服列聖相承風教宏遠宜可以登三邁五超越乎漢唐久大胡何自兵興以來州縣披靡能卓然以止道自立者僅不一二見其餘賣降恐後不啻犬豕昂昂丈夫真無女婦之識良不悲哉且天下有可為之機而無敢為之士民情有向善之心而無激善之才遂使淳良化為梟惡骨肉轉為仇讎叛逆奔離益相戕賊聞黃氏操行如此彼獨何心朝廷百年休養之恩寧不辜矣此予讀黃氏

詩文益有感焉宜夫德人鉅卿咏賛不已盛朝所以旌其門復其家胎名於史冊者豈偶然哉予又聞黄氏之子級以一介貧賤奮不顧身佳鄉丁衆強暴里閈得全非其母訓之素能若是耶是皆可書淮南行省恭政西夏余闕識

題段吉甫助教別野圖

玉署掛新圖如君舊隱居峰高乃霞上葉変是秋初游客看常在溪声聽却無只此回登望山豈必命柴車

青陽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余忠宣公死無後君子悲之遺文固所欲見然不可多得郡宫能輯刻傳布可謂有功於名教矣然繫群賢諸作殆敵其半似於公無所增損況今来為公作者無窮別自為集可也嗚呼安得世之任方隅者皆斯人乎莆田彭韶謹識